

山東大戦記

編合 風山 江漫



華中新華書店九分店出版



山東大戰記

- | | | |
|-----|----------|----------|
| 第一回 | 破法寶神威震淮北 | 定鬼計全力殲山東 |
| 第二回 | 蔣獨裁親飛徐州城 | 劉將軍側重隴海綫 |
| 第三回 | 郝鵬舉賣身上大當 | 新四軍奇襲捉元兇 |
| 第四回 | 打游蕩萬眾保家鄉 | 進空城蔣軍陷火海 |
| 第五回 | 設包圍生俘李仙洲 | 擴戰果恢復膠濟路 |
| 第六回 | 蔣官兵解放屢圍圍 | 陳軍長從容談結局 |

MG
I246.41
7



3 2173 1001 4

第一回 破法寶神威震淮北 定鬼計全力親山東

話說自從日本鬼子投降以後，蔣介石仗了美國鬼子的幫忙，毫無信義的在各地村莊起兵，原想把人民的軍隊一網打盡，好讓自己專制獨裁到底，來保護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產。他雖賣國換來美國新式武器，怎奈搞不過人民解放軍，軍民一心英勇自衛，在東北、華北、華南、華東、山西、河北等地，接二連三的吃大敗仗，弄得兵無鬥志，民怨四起。論理他要是略略退讓，總算能保住大勢，也就該從此歇手了，但是，蔣介石狼性天生，眼看清獨裁寶座一天天不穩，大打下去了。

只因他連打敗仗，喪兵折馬，本錢不多了，竟胆敢將我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等主權，連同鐵路、航路、礦產等國家大權，一股腦兒賣給美國鬼子，換得金錢、軍火，拿來大打內戰，做出連袁世凱汪精衛都不敢做的賣國勾當來，更其無恥的，他一面放出和平空氣，騙騙老百姓，一面却出大勢的調兵遣將，準備大打，把從前在上海灘上拜老頭子學的一套流氓手段，又拿到這裏玩起來了。

如今且說蔣介石自在蘇中吃了七次敗仗，損失六萬多人馬以後，對新四軍格外痛恨入骨，立意要想消滅他，於是命令部下死活向前推進，誰知在漣水、沐陽等地，接連被消滅了三萬多人，還消息更使他叫苦連天，左思右想，竟想起他練了很久的法寶來了，這法寶便是他小兒子蔣緯國所帶的「快速縱隊」。論起蔣緯國這寶貨，先前在江南的野雞大學裏念書，仗了老子的牌頭，成天的只曉得在戲院舞廳裏混，這麼個膿包兒子，他老子却偏偏想將來傳位給他，所以，抗戰一開始，就送他到德國希特勒那裏留學去了，滿以為這錢金回來，就可以交托點大權給他，偏偏這小子不爭氣，在德國胡鬧了幾年，回來依舊是滿肚草包，因為蔣介石曉得將來打仗，最得法的只有這種部隊，現在就讓兒子帶領，將來這樣的隊伍多，哈！他將緯國不聽教的成了這機械化部隊的總司令了，這便是老頭子的一番作用。正像舊小說上臨到敗陣要放出法寶來一嚇，蔣介石把他唯一的兩個快速縱

(南)

隊，拉了一個到魯南，而自己坐在南京，靜聽捷報，他心想這快速縱隊是全國最新最厲害的傢伙，無論你新四軍多麼厲害，這下子一定要吃不光了。那知如意算盤打不到家，左等右等，得來的不是捷報，反而是說進攻的六個整旅和他的第一快速縱隊共五萬人又是全部被消滅。蔣介石得信之下，起先還死不相信，直到消息確實以後，這一氣，更是非同小可，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使出更多的鬼計來了。

也許有人要問，蔣介石化了好多力氣訓練起來，視向法寶的坦克車隊，爲什麼碰了新四軍就這麼容易的全部被俘呢？原來一方面這些坦克車隊的士兵，一向沒上過戰陣，指揮的又都是膿包，那裏擋得住英勇無敵的新四軍，剩他們措手不及，一上來就將他們切個幾段，一個一個的吃了下去，這些失了步兵聯絡的坦克車，一個個變了沒腳蟹，任你橫冲直撞，也不能衝出鐵桶似的包圍圈，最後只有老黃牛喘氣似的在越來越小的圈子裏，絕望的開來開去，加之四面槍砲齊轟，指揮的心慌得無從指揮，眼看見好幾輛坦克已經炸得起了火，士兵更加胆小，所以只要有一兩輛投降，其他的也就跟了繳械，好一個厲害的法寶，就這樣不費吹灰之力就被破了法。

却說蔣介石氣苦之下，暴躁如雷，立刻把他最得寵的部下，他的參謀總長陳誠找來了，當面給他命令，要他在十天之內，打下臨沂，非全部消滅蘇北、山東的新四軍不可，當面允許別的戰場上調集二十萬兵馬，並把剩下的法寶，第二快速縱隊也放在裏面，又叫他的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帶領了全國一半以上的飛機，出動助戰，當下還怕陳誠在失敗以後，沒有信心，就又鬼鬼祟祟的和陳誠談了半天，交給了三個錦囊妙計，允許給他三支伏兵，叫也立刻到徐州去佈置更大規模的內戰。陳誠原是莽夫一個，這次蔣介石叫他做進攻的總指揮，心裏自然得意非凡，再加以爲有了二十萬兵馬，有坦克，有飛機，又有蔣介石親授的三個妙計，這一次是必勝無疑了，於是興致勃勃地飛往徐州去佈置去了。

內戰專家陳誠一到徐州，立刻召集高級軍官來開會，傳達了蔣介石的命令以後，會議了頭兩天功夫，決計分四路向臨沂進兵，那四路兵是：

第一路：從運河沿向北進犯，在臨沂的西南，是進攻的左翼。第二第三兩路從臨沂正南向北進

犯，是進攻的中路，第四路從臨沂東南向西北進犯，是進攻的右翼，以上四路限於一月廿六日分頭進犯，另外還聚集了九個旅光景駐在徐州台兒莊臨城一帶，準備相機進犯，當下議決已定，這批人民災星，一個個回到原來駐紮的地方羣兵待命去了。

當陳誠把進攻的各路，大致佈置好了以後，忽然衛兵來報告，外面有新任魯南綏靖分區司令郝騶舉來見，有人也許要問，怎麼忽然來了個什麼郝騶舉呢？既然有什麼司令，為什麼剛剛不來一齊開會，而現在獨個兒來求見呢？原來這郝騶舉正是反正不久又背叛了人民，無恥的投到蔣陳手下，做了個內戰的走狗，這還是陳誠到徐州以後剛剛收買過來的，也就是蔣介石當時對陳誠所說的第一條妙計了。當下陳誠聽說郝逆來見，歡喜得不可形容，立刻傳見，彼時薛岳也在座，陳誠爲了要表示對打內戰的忠心，所以對郝騶舉狠狠的打了一下子氣，先不免對他安慰了一番，並且說：「這次山東會戰，是國軍成敗的關鍵，你能率部參加，給我們幫助很爲不小，只要你好好的幹下去，將來領袖一定會重用你的。」當時鬼話連天的說了一大篇，郝騶舉也只有點頭稱是，直等到陳誠的一篇鬼話說完了以後，郝騶舉才要求他的部隊調到後方來整訓，因爲郝逆是習慣投機的乖角兒，他一方面想投了蔣介石圖個一官半職，一方面又怕和新四軍打仗要送命，因爲新四軍打仗的勇敢他是早已領教過的，所以這一次見面，第一個就要求小要上前綫，這正是他投機取巧之處，誰知向來莽撞的陳誠，還只當他單單爲了胆小，連忙大吹起來，又是什麼臨沂馬上可以到手，新四軍不出半個月就可以全部消滅，這種閉着眼睛瞎亂吹的話，連薛岳也聽得好笑起來，只是郝騶舉看見陳誠不肯他後告辭了出去，做他背叛人民的勾當去了，陳誠等說走了以後，覺得一切已佈置完妥，爲了更外賣力起見，打定主意，到前綫去察看一下，正是

偷嘴貓兒打不改

作死狗子亂咬人

畢竟陳誠到前綫去了後，又是什麼一番作爲，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蔣獨裁親飛徐州城 劉將軍側擊隴海綫

話說陳誠爲了實力起見，親自到韓莊、賈汪等地，召集那裏的部隊訓話，說的無非是反共反人民的一套，誰知不訓話還好，一訓話不但不能加強部下的信心，反而連自己的信心也動搖了，原來那些東拼西湊來的士兵，不是曾經吃過新四軍的苦頭的，就是嘗過劉伯承將軍的滋味的，俗說：「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這些連吃敗仗的士兵，聽說又要去臨沂，無不人人喪胆，個個埋怨，到處聽人在說鬼話，還有多竟此一聲不響，開了小差。陳誠聽了，也是無可奈何。尤其叫他喪氣的是召集軍官打氣的時候，十個軍官，倒有九個是沒精打采的，那些軍官之中，也有胆小識相怕送命的，也有眼光清楚，曉得打內戰是沒有出路的，一聽說又要打仗，不是說生病，就是要請假，甚至有乾脆要求辭職的，那些勉強到會的，口氣之中，也沒人相信可以打下臨沂，除非是新四軍自動撤退，但是像過去一樣，新四軍自動撤退，他們又不知有多少萬人該倒霉了，即使拚命攻下臨沂，也不能解決問題，至於說要消滅新四軍，那是說也不要談起。因此當場有的嘖嘖咕嚕咬起耳朵來，有的打起瞌睡來，急得陳誠發怒道：「你們平時吃了領袖的飯，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現在要你們打仗，你們一個個都不中用了……」隨便陳誠如何光火，大家還是白着眼睛，沒一點活氣，當下也就沒結果而散，陳誠走了幾處，都是一樣的情形，原先的信心，早已去了大半，再加一會兒是這裏要糧草的，一會兒是那裏要藥彈的，樣樣都不順手，急得他暴燥難忍，連連搖頭，眼看著這一次又要失敗了，一個人坐著自嘆命苦，想來想去，只有同南京到乾老子那裏去訴苦去。當陳誠苦巴巴的將前線的情形報告一遍以後，蔣介石也暗暗吃驚，老蔣到底是個老奸巨滑，表面上一點也不露驚慌之色，足足把陳誠安慰了一番，並且允許親自到徐州去一次，於是二月二日那天，便和陳誠飛上了徐州，真是忙煞了這位獨裁頭子，徐州登了兩宿，又忙着要到鄭州。且說在徐州的兩天之中，把軍官們大大召集起來，狠狠的打了氣，那些將官，看到蔣介石親自出馬，都不免勉強振作精神，再加蔣介石臨走又灌了陳誠的米湯，所以陳誠立刻神氣起來，蔣介石一走，馬上打電報，發命令，忙個不息。

他首先催促周至柔將所有美國飛機，裝上重重的炸彈到山東各地轟炸，一天好幾次。你看自從和日本鬼子打仗以來，只看見到處是紅膏藥的飛機，一任他殺害人民，蔣介石的飛機，鬼毛也不見，直到鬼子打跑了，蔣介石却把飛機放了出來，幾十架的到處亂炸，多少人民的生命財產，都在他狂炸之下送終，這活活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

其實，這種一炸死人幾十幾百的，他們還心不足，蔣介石和陳誠又做出一下子坑死幾萬人的驚人慘事，就是放水淹死黃河下游人民的慘事了，原來當年鬼子既得徐州以後，就要從開封向裏打來，蔣介石平時搜刮的本領雖狠，打仗的本領實在有限，看着鬼子來勢凶猛，便想出一條不顧人民的計策來，叫人偷偷地把黃河南岸花園口的堤岸弄壞，你想黃河的水，一向高出地面很多，一旦堤壞了，大水還有不排山倒海的向南奔瀉嗎，結果幾十萬人民，葬身洪水之中，而且鬼子還沒有因此就擋住了，結果還是安安穩穩的到了鄭州，這些陳賬，且表過不提。

單說黃河裏大水向南橫流以後，北面原先的河身，因為高出於地面，反而一天天乾了起來，於是兩岸的貧民，就漸漸的搬往河堤中間，原先的河身子裏，逐漸成了村莊，住上好幾萬人家，一樣的耕種爲生。這次蔣介石借名叫黃河走老路，也不問下面兩岸的土堤，七八年來壞得一塌糊塗，更不等那面的人民把堤修好（修堤的工錢，本來是由聯合國撥出來的，蔣介石一經手完全被他落下了來，並且還三番五次的派飛機炸修堤的人民，存心叫你修不成功）趕早把花園口的缺口一塞，逼了黃河裏的水，浩浩蕩蕩的向北流去，於是原先住在河身的幾萬人家的生命財產即全部完蛋，而堤岸兩旁，都成澤國，人民的損失，尤其難於計算，這便是蔣介石陳誠他們使的毒計，因為填堤兩岸淹死的人民，都是解放區的老百姓，就是死上幾十萬，蔣介石正求之不得呢！再加，這次進攻山東，他深怕活躍在河北河南一帶的八路軍劉伯承將軍刺空從西邊敲他的腰眼，所以把水放了，叫八路軍不好過來幫助，這便是蔣介石的第一支伏兵了，唉，只爲這獨教頭子一點私心，叫千萬人葬身水中。蔣介石真不愧空前絕後的殺人魔王了。

正當陳誠得意忘形的當中，那知一個驚人的消息又傳了來，說是八路軍在四天以內，克復了蘭海路五座城池，原有守城的舊軍全部被消滅，原來當蔣陳佈置這一圈放水毒計之前，八路軍劉伯

承蔣軍所部，早已事先過到黃水以南，這位威震全國的常勝將軍以風捲殘雲之勢，很快的掃清了鐵路兩邊的蔣軍，叫進攻山東的蔣軍，不得有所顧忌。在一月卅日晚上，經過兩小時的激戰，馬上收復了柘城，守城蔣軍兩個團被殲，接着卅一日收復太康，一日清早收復鹿邑。當天又收復了杞縣，第二天又收復亳縣，真是兵行神速，威風難當。其中單表收復鹿邑亳縣兩次戰鬥，就殲滅了蔣軍六千人。原來當二日收復亳縣時候，商邱的蔣軍趕忙抽調了三四千人，急忙來增援，走到亳縣城西北五里的丁大莊一帶，就被預先埋伏好的八路軍一個包圍，當晚殲滅了一部分，第二天，蔣軍用大批飛機掩護，企圖突圍，但除去極少數逃竄以外，又全都被殲滅，至於收復鹿邑，蔣軍三千人中間，除去打死打傷的百餘人外，就俘虜了二千八百九十多人。按這次一下子收復的五縣，就是從前蔣介石決開河堤，而受水害最重的地方，鬼子投降後，八路軍即從日偽軍手中先後解放過來，後來又被蔣軍無理侵佔，這次當地居民，忽從蔣偽軍的壓迫蹂躪下重得解放，莫不歡欣若狂。其中的太康、杞縣縣城已是第三次解放了。

且說遺失城折兵的電報，像雪片一樣湧到陳誠的眼前時，真活活急殺了這位內戰專家，又不知道劉伯承以後還要打下那些城池，要調兵防守西陵，北邊又非常吃緊，不敢輕易調動，同南京求救於乾老子是沒臉去了，只得硬着頭皮，「火燒眉毛顧眼前」，先調了很少一點軍隊，增加到商邱城內，一面發出火急的命令，催動各路進兵，正是軍凶空用千般計，四日連失五座城。

若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郝鵬舉賣身上大富 新四軍奇襲捉元兇

上同說到陳誠發下催動各路進兵的命令，單說這命令傳到郝鵬舉手裏，他細讀了這個命令，不禁一言不發，暗暗發呆，你道打內戰，正是他趁機立功之際，為何他反而暗暗發呆呢？原來郝鵬舉是個專會投機取巧，反覆無常的軍棍，從前在鬼子手下，就專門以刮地皮，收重稅等手段欺壓老百姓，抗戰勝利後，被蔣介石收買，要他充當內戰先鋒，他爲保存實力，反正投奔新四軍。這次，他於一月廿七日又公開叛變，投到蔣介石內戰集團，接收了蔣介石四十二集團軍司令的委任，爲了拍馬屁起見，還特別到徐州去見了陳誠一次，滿想借此做筆生意的他，到徐州以後，反而碰了一鼻子的腫回來，接洽的事情，沒有一件能稱心如意，例如：

第一、雖然起先名義上說是四十二集團軍司令，後來和陳誠一談，陳誠告訴他，現在蔣軍集團軍的番號已經取消，叫他只用魯南綏靖分區司令的名義指揮，那官職無形中就變小了。第二、陳誠不允許他調到後方整訓，並且不准他在原地駐紮，叫他立刻開上前綫，在白塔埠擔任進攻的右翼，到還時，郝鵬舉才知道陳誠他們妬忌雜牌軍，想叫他到前面去當炮灰。第三、本來他的叛變，是想借此撈上一筆的，那知到徐州去了一趟，又沒有領到經費，軍隊不能餓肚皮，沒有辦法，只好低聲下氣的對駐在海州的段茂霖暫借一點應用，當然是不夠的，再加，段茂霖又故意爲難，取款的手續又麻煩之極，後來索性說領錢沒得，要領只有軍米，尤其欺人的是軍米又論包計算，譬如二百斤一包的米，實際上只有一百三四十斤，弄得軍隊連肚皮都餓不飽，更不要再談抽煙，穿鞋子了，將這情形和在解放區一年的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例如在解放區裏，衣食不愁，樣樣滿足，領款的手續，又很簡便，並且待遇比新四軍八路軍的部隊還要好，這一比之下，不要說一般士兵和將官對郝鵬舉的反叛大爲不滿，就是郝逆本人也覺得理上固然說不過去，實質上也大不划算，因此在那裏自咎自嘆，忽然又接到陳誠催促進兵的命令，簡直像接到催命符一樣，但事到頭上，只好打起精神，把隊伍向北移動。

難道郝逆他們的這種無恥的勾當，新四軍竟一點也不知道嗎？其實，當先郝逆人在解放區裏面心懷鬼計的時候，新四軍早已完全知道，但是爲不滅他自新之路，對他還是一貫採取寬大的態度，並幾次勸他不要替蔣介石打內戰，免得爲人民所痛恨而自取滅亡，但他却總是只當耳邊風，新四軍本可以趁他變心已露的時候，很快的解決他，但是也只對他說，只要他不積極參加蔣軍的進攻，也就不動他根毫毛，偏偏這郝逆利慾薰心，並不看看後路，竟然公開的投到蔣獨裁手下，當時這個叛變的消息傳到新四軍士兵耳中，沒有一個不恨他入骨，一個個摩拳擦掌，恨不得活捉這個不義之徒，才肯甘休，所以當上面一聲進攻命令一下，無不人人勇猛，個個爭先，用洪水猛虎一樣的威力，向郝逆部隊駐紮的地方撲去。相反，郝逆舉的士兵，一年來在解放區受到各種優待，只要是稍有良心的，誰不知道感激呢？其中也有頭腦清楚，知事明理之人曉得打內戰只是爲蔣介石爭天下，打下只有死路一條，即使郝逆不催動進兵，也早已想開小差不幹了，現在突然聽到四邊槍響，曉得是新四軍來收拾郝逆了，個個已不到等新四軍一靠近，一聲投降，人人把槍舉了起來，在他們說是現在又回到解放區人民溫暖的懷抱裏來了，所以繳械以後，反而像一塊石頭落了地，嘻嘻哈哈的非常高興。

自郝逆的士兵投降以後，包圍的部隊，就一路搜索，趕到他們司令部裏來捉郝逆，誰知趕到那裏，門大開着，裏面燈還雪亮的點着，只是一個人毛也不見，只見見桌上還擺着地圖和香烟等物件，可以看出不久還有人在這裏的，但現在到那裏去了呢！正在命令繼續搜索的時候，忽然那邊鬧起來了，齊說：「捉到郝逆舉了，捉到了！」忙着擁到有燈的地方一看，只見郝逆穿了身普通士兵的衣服和軍帽，蹣跚的走來，臉上裝着苦笑的样子，不住聲的說：「同志們，我錯了，我該死，請原諒，請各位同志寬大。」那種卑屈無恥的態度，連站在一旁平素只見他耀武揚威的他的部下，也不覺好笑起來。當時也不同他多囉嗦，叫人將他看守在一間小屋裏，你看這投機專家自從一月二十七日背叛以來，到二月八日被活捉，前後不過十一天功夫，真是「昔爲座上客，今爲階下囚」，真是自作自受了。

且說郝逆自被活捉以後，自己知道罪大惡極，難於逃脫人民的制裁，但還想見見新四軍陳軍長

，求求情，圖個僥倖，所以在過了幾天，被押到臨沂附近時，要求見陳軍長。郝逆一見陳軍長，恨不得自己打嘴吧，千陪不是，萬陪不是，連說：「萬分對不起人民，對不起軍長，今天能見軍長一面，雖死無憾，不知軍長能原諒我嗎？」說着連連嘆聲不止，說是上了蔣介石的騙局。陳軍長問：「你說是被騙投蔣，為什麼又槍殺我派去的幾名聯絡人員？」郝逆答：「這是我受部下少數壞份子的煽惑，企圖以此向蔣陳報功，這是我的罪過。」陳軍長當即告訴他：「我告訴你，對於你們拖走部隊是料定了的，對於拖走以後，可以馬上緝拿歸案懲辦，也是料定了的，但對於你在拖走部隊時竟捕殺我派去的聯絡人員，則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不料人之無良，竟到這地步。」郝逆連連說：「我罪該萬死！」陳軍長又說：「從你這次叛變以及很快被俘看來，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陳誠等人慘敗之餘，轉而求之於你郝逆，你們之間的關係太醜惡了，因而力量是更腐朽了，所以不堪一擊，這又證明了人民的力量，因為出於愛國和自衛，是名正言順的。力量的偉大，一出手叫你們就紛紛落馬了……目前你既到這裏，一切應由人民處理，能够寬恕的地方，人民定可予以考慮，不過你作的事太壞，太對不起人民，背叛國家民族，罪惡實在太大，裝看人民是否能寬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後方去，聽候發落好了。」陳軍長談話到此，就叫郝逆退去，郝逆埋着頭告辭出去，連呼：「一切由我負責，我太對不起人民，對不起中共，對不起軍長！」一面就這樣被解到後方去了，正是：

有限不識辨是非，自尋死路怪誰人！
若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打游擊萬眾保家鄉 進空城蔣軍入大海

話說郝麟舉見了陳軍長以後，當被解到後方去看管，這且不提。如今再說陳誠，他原先對於進攻臨沂的信心，本不甚高；後來經過蔣介石替他打了一下子氣，灌了他一肚皮米湯，撥給二十萬兵馬，並親授了三條錦囊妙計，這才高興興，搖尾擺尾，神氣活現的飛上徐州去佈置進攻。等到劉伯承的大軍跨過黃河，一連打下了幾個城池，和郝麟舉被捕的消息傳來的時候，頓時這位內戰專家的身子又冷了半截。眼看著蔣介石授給他的三條妙計，一下了便有兩條失敗了，這一急真急得雙腳直跳，兩眼亂翻。要說調兵防守西綫吧，北邊又非常吃緊，萬萬抽不過來！回南京去向蔣介石求救吧，又實在丟人；左思右想，只有硬着頭皮，向前做去，只要趕忙能拿下臨沂，問題便容易解決了。這樣一想，便立刻坐台點將發佈命令，直向臨沂方向進攻。

陳誠開始進攻臨沂的日期，是一月廿六日。但自從左翼佔了邳縣空城以後，便沒有能趕快的打將前去。中路軍隊從一月卅號這天由瓦窯向北進攻，佔領了相家集；到二月一號下午到了郯城西南的馬頭鎮。右翼自從一月卅號佔領了郯城西南的桃林鎮以後，也便停滯下來。照蔣介石和陳誠的如意算盤，本來想在三天之內，便拿下臨沂；但是如今已經過了個把星期了，却還離臨沂很遠。還因為：第一、沿途不斷遭受着新四軍地方武裝和民兵游擊隊的襲擊打擾和阻攔，到處碰着預先埋伏好的地雷。軍隊每到一處，剛剛歇下，四面八方的槍聲便一齊響來；最初以為是中了新四軍的埋伏，慌得忙把隊伍拉開，等待廝殺，但是等上老半天，却連人影兒也看不見一個！等到四下裏去搜索搜索，再行前進，已經花去了大半天功夫了。第二、一路上公路橋樑，全被破壞得一乾二淨。輜重車輛，運輸起來非常困難。糧草不足，每到一地，都須花費好多時間去籌辦。更有一個主要原因，是蔣介石的這些部下，都是新兵，軍手下的敗將，一向知道新四軍的厲害，往往一聽見槍聲響起，便嚇得惶惶失措，縮成一團，不敢前進，雖然上面約時限刻，一再命令他們趕快向前進攻，可是誰也大不起膽來。更有一番麻煩事情，便是部隊跑到那裏，那裏都是十室九空，甚至連鍋瓢碗盞都看不見。

一隻。部隊每次歇下來開飯，都要全體動員，四出搜羅，花費掉很多的時間。好不容易找到鍋灶柴草等等，這才能叫大家飽一下肚皮。士兵們一路怨聲不絕，叫苦連天，互相之間，噁哩咕嚕，鬼話連天。從徐州出發以來，每天開小差的都有百來個。陳誠爲了向部下打氣，一路之上，左一個訓話，右一個訓話，可是怎麼也挽回不了已經渙散的軍心。這日來到臨沂城下，已經是二月十五日了。陳誠屈指一算，自從開始進攻到現在，短短九十里路程，前後足足走了有半個月之久，如果平均起來，每天還走不上七里路。進展如此之慢，像是烏龜爬行，真叫這位內戰專家急不可當。當下一聲令下，發動攻城。早有周至柔的空軍耀武揚威，在臨沂上空盤旋偵察，掃射轟炸。頃刻之間，槍砲之聲大作，但見濃烟起處，一些平日無辜的民房便應聲而倒，隨即着火燃燒起來。

陳誠最初預料這一下總難免有一場惡戰，老早就坐台點將，擺下陣勢，準備廝殺。可是不久接得情報，城內新四軍已經撤退，臨沂已成一座空城。論理聽了這個消息，陳誠應該歡天喜地，如今可以不費力就拿下了臨沂城，怎該不喜？但是現在陳誠一聽之下，反而心神不安起來。你道爲何？原來他深怕這是新四軍用的計策，先行撤出臨沂，等他進城以後，再來一個包圍。陳誠說新四軍的虧吃怕了，知道新四軍的計策很多，所以還回雖然聽說新四軍已經撤退，却反而提心吊胆，坐立不安。繼而一想，既然到了臨沂，難道我還退兵打轉不成？不管三七二十一，死活進城再說吧。又是牙關一咬，一聲令下，搖旗吶喊，殺氣騰騰，便整隊進城而去。

隊伍進得城來，但見到處都是瓦礫灰燼，大街小巷，家家戶戶關門落鎖，有些被砲火打得七零八落的房屋上面，還在冒着黑烟。街上一個人沒有，有一兩家店門口偶然伸出一個頭來張望了一下，看見軍隊走來，很快的又縮得進去把門關上了。司令部早在破碎的民房牆上貼了六言的安民佈告，但可惜並沒有一個人去看他。滿街滿巷只見一些穿草綠色軍裝的人們穿來插去，一些驢子馬匹，一面跑着一面拉下大堆的糞，被這些人的腳踏得稀爛，帶到別處去，傾刻之間，把一個臨沂城弄得到處都是馬糞，臭臭不堪。

陳誠進了臨沂以後，便發一個電報給蔣介石，報告他已經拿下了臨沂，蔣介石接到這個電報之後，便又立即叫中央社發出一個電報，說是一還回攻入臨沂，已經消滅了共軍十六個旅七個縱隊。

「真是『無影造西廂』，」虧他平空捏造，瞎嚼舌根，說得出來。這且不用細表，且說陳誠進到臨沂城內，頓時便把全城各處放下崗哨，刀槍林立，殺氣騰騰，挨家挨戶去檢查搜索。翻箱倒篋，敲磚打瓦，幾乎連板壁縫裏都要打開來細細查看。一到天黑，城頭下更是兵兵兵，機關槍，步槍打個不歇。閒不了幾分鐘便發砲肆威。可是饒得他這樣防守嚴密，還是無濟於事。第二天一早，在城北一條小巷子頭上，便有五個士兵踏着了三個地雷，頓時炸身而死；同時西街上又出現了新四軍的傳單。天一黑，四城外面，更是東面一槍，西面一槍的直向城上打來，一直到天亮才停。以後接連夜夜都是如此，慌得全城士兵，個個提心吊胆，不敢睡覺。長官們認為城裏一定藏有奸細，於是成日成夜，敲門打鼓，反覆搜查，不同皂白，見人就抓。但這絲毫沒有用處，後來幾天，城裏照常發現地雷，街上照常有新四軍的傳單；一到夜間城外照常是一整夜的槍聲不休。慌得大家無法可想，只好將四門緊閉，縮在城裏，一天到晚不敢出頭，置身火海裏一般。正是：

結黨黨元廿作縛 撲燈蛾子自焚身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設包圍生俘李仙洲 擴戰果恢復膠濟路

話說上回書中說到蔣介石的軍隊得了臨沂一座空城之後，每日躲在城裏，不敢出頭，這且不提。如今話分兩頭，且說華東人民解放軍爲了更多的殲滅敵人，有計劃的自動撤出臨沂以後，乃率部北上，在魯中博山萊蕪地區，佈置了一個嚴密的包圍圈，準備對北綏方面蔣介石的七十三軍進行自衛攻擊，這支七十三軍，本來是蔣介石的嫡系王力部隊，曾經受過美國軍事訓練，全部美械裝備，蔣介石早在去年六月裏便把它從徐州運到濟南來進行內戰。這次進攻魯南，蔣介石叫它從北面向南夾擊臨沂，企圖一舉將魯南新四軍消滅在沂蒙山岳地帶之內。前回書中所說蔣介石的第三條妙計，原來就是這個。

華東人民解放軍早就識破了他這條計策了；在打破蔣介石前兩條毒計之殺，現在就堅決再來打掉他這第三條毒計！事先，當地幾十萬民兵和羣衆聞訊之下，大喜若狂，紛紛自動參加後勤担架，並且進行了七天七夜的大破擊，將章邱到萊蕪、博山之間的公路橋樑，破壞了個一乾二淨！二百個民兵爆炸隊，到處埋伏下炸彈地雷。各地羣衆更忙得日夜不歇，運糧運草，殺豬宰羊，趕送到前方去。各鄉各村，家家戶戶，夜間都是燈火煌煌，趕着磨麵粉，蒸饅饅，從老太婆到小孩子，都忙得手腳不停。一切佈置停妥以後，到了廿號這天，果然，焦兒就進了網。當廿三號人民解放軍發動總攻之後，蔣介石這支全支美械裝備的寶貝軍隊，便被一網打盡。另外還有一個整編四十六師，也被打得片甲不留。這些被迫趕上內戰戰場的蔣家軍，最初憑着他的美國武器，還想拼命抵擋一陣，突出重圍，但是終因部隊之間被切成一段一段，失去了指揮聯絡，陣勢大亂，軍心惶惶，所以當解放軍進行戰場喊話之際，還是他第一個停止了抵抗，成千成萬的士兵，一齊放下了武器，揮動着軍帽，高喊繳械投降了。

這一仗，只打了短短兩天半工夫，人民解放軍便消滅了蔣介石七個整師。你道是那七個？原來就是：——七十三軍的十五師，七十七師，一百九十三師；四十六軍的十九師，一百七十五師。一

百八十八師；以及十二軍的卅六師這七個。打死了七十七師師長田君健以下一萬多人；俘虜了七十三軍的軍長韓濤，副軍長李瑛，一百九十三師的師長蕭重光及十五師副師長徐亞雄，一百八十八旅旅長海競強，一百七十五旅正副旅長甘成城、陳炯……以下四萬多人。收復了萊蕪新泰博山等數十城鎮，不必細表。且說當時解放軍中某部在處理俘虜傷員當中，發現了一個身穿灰色軍服，腿上打着黃呢裹腿的老人。其人年紀約摸五十上下，頭髮已經花白，面孔方中帶圓，身材相當高大。經檢查以後，知道傷在腿部，不足為患。但因他年紀已老，流血過多，恐生不測，所以趕忙抬送後方醫治。起初查問他姓甚名誰，任什麼官職，他只是含糊其辭，說是「當小兵的」，後經對他說明人民解放軍的俘虜政策，介紹了被俘將軍的種種愉快生活，他這才道出了他的真名實姓來。你道這人是谁？原來他就是蔣介石進攻山東北綫的最高指揮官，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

一支筆同時寫不了兩樁事，如今再說人民解放軍萊蕪大勝的消息傳到各個解放區，無數人們都興奮得幾乎發狂起來。開會慶祝，熱烈非常。蕪中、蕪北、淮北這些臨近山東的蔣軍後方人民，同時以實際行動來慶祝這一勝利，紛紛不斷出擊，打擊敵人，解放區每個老百姓都希望解放軍接二連三再打他幾個勝仗，果然，他們希望沒有落空，過了一天，捷報又很快的傳來了。並且，勝利的消息繼續地一個追着一個的滾將過來；「收復淄川、鄒平、呂都！」「攻克昌邑、臨淄、長山！」「收復高密！」「攻克膠縣！」華東人民解放軍一下子便把膠濟路上打了他一個痛快！把濟南到青島之間的大小據點，除了當中孤零零吊着一個濰縣而外，掃除得一乾二淨！慌得躲在濟南城裏的王耀武把四門緊閉，宣佈戒嚴起來。

當人民解放軍每次解放一個城池，城內民主秩序便立刻恢復起來，居民們紛紛回了家，商店重新開門營業，四鄉農民爭先入市。物價連連穩定，一切都恢復了常態。例如在膠濟路上的一个重要市鎮周村解放的第二天，一清早，東關集一帶趕集的人羣，便如同潮湧。全市國旗隨風飄揚。街頭貼滿歡迎解放軍的標語，到處熱鬧烘烘，氣象一新。淄川縣城解放以後，民主政府運來大批糧食布匹。錢價售賣，立時市上物價大變，各貨都猛跌了三分之一。煤礦發電所在解放後廿四小時之內，由工人全部修好，照常供給水電。供山鎮一帶，入夜燈火輝煌，如同白晝一般。掖縣解放後，民主

政府曾發放了救濟糧兩萬斤，以及大批衣服雜物，賑濟災民。並且發放了一百萬元邊幣，扶助農民恢復生產。……這一切，比起蔣介石的軍隊每到一處，便大肆搜刮，不顧人民死活，鬧得滿城烏煙瘴氣，鬼哭神賑起來，真是有天壤之別了。

當人民解放軍收復萊蕪的第二天，蔣介石在南京聽到說他一齊上被消滅了七個師，這一急真急得頭頂上火星直冒，方才他說消滅了人家七個縱隊，如今反而是他被人家消滅了七個師！當下，慌忙坐了飛機飛到濟南去找王耀武，想叫他重整旗鼓，準一下子新四軍的本。但是可惜已經沒有用處，王耀武的部下，如今已經損失了一半，再也動彈不得，他目下正到了「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地步，還有工夫去打人？當下蔣介石不敢久留，只好垂頭喪氣，慌慌張張又飛回南京去了。正是

常勝將軍一同手 獨裁頭子着了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蔣官兵解放慶團圓 陳軍長從容談戰局

話說光陰似箭，人民解放軍在荊蕪大捷後，轉眼又是好幾天過去。在戰場上抓來的五萬多蔣軍俘虜，早已一一理楚完畢。受了傷的立即把他們抬送後方去醫治；要求回家的便發給路費，送他們回鄉；願意參加解放軍的便把他們收容下來。其中有大半數的都不情願回去，要求仍然留在人民解放軍裏，只因這些人早就耳聞在這支人民的革命部隊裏，一切都非常民主，官兵平等。同時他們更深切了解蔣介石打內戰決無前途；蔣介石把他們抓來替他個人打天下，不過是叫他們白白送死而已，所以，現在一有機會，便立刻情願把槍口掉轉去打蔣介石。例如下次魯南淮北戰役中，蔣介石的廿六師和第一快速縱隊，一齊上就有六千多個俘虜，自動參加了解放軍。不過這是陳話，這裏不必細表。

且說這次在荊蕪戰役中俘獲過來的一批高級軍官，自從來到解放區後，受到很大的優待。每天看看報紙，抽抽香烟，下下棋，散散步，生活上極端愉快自由。大家對解放區軍民這樣對待他們，心裏感激萬分。同時也明白了過去蔣介石對他們所說的「新四軍八路軍見被俘虜中央軍就殺」的那些話，完全是一套欺騙的宣傳。一面也更在私自慶幸着，從此脫離了苦海，不再去替蔣介石個人打江山，幹着反共反人民的勾當，留給萬世唾罵了。

閑話少說，却說有一天太陽很好，天氣非常和暖，新華社有一個記者，特地跑來訪問這批軍官們。當這個記者跑到李仙洲所住的房間，掀帘進去時，只見房裏站滿了一堆人。滿房裏瀰漫着溫暖蒸氣。房子當中一隻煤爐上面的水壺，正在沸騰起來。李氏本人斜躺在牀上，正靜等着一個解放軍裏的醫師替他打針。李氏看了看站在他床面前的那位七十三軍副軍長李瑛，和一百九十三師的師長竊重光這些人以後，便微笑着對記者說道：「想不到我們今天還能够在解放區裏大團圓呢。」七十三軍副軍長李瑛聽了，便補充着說：「今天我們大家都在這裏會面，真正是一個大團圓呀。」在另一間房間裏，四十六師的一些少校們，彼此正在用廣西土話親密的交談着。那位「百八十八旅旅族

長海競強，他原是白崇禧的外甥，此時正在忙着招呼舊同僚，這裏面有腿部受傷，被扶牆過來的一百七十五族族長甘成城，副族長陳燭，和旅政治部主任汪靜鴻……等人。只聽見甘族長大聲對海競強說道：「我們今天在共產黨地區見面，真是難得，我們在國民黨裏面是沒有名字的黑官，如今替蔣介石打內戰，挨打了傷，想認真寬枉極了。」陳炯副族長連忙接過來，很激動的說：「我今天替真是又喜又恨。喜的是在解放區我們大夥兒能够團圓；恨的是我們參加了內戰，死了這麼多的人！過去打鬼子時代，打死了是甘心的；現在打死了，誰還來理睬這些孤兒寡婦呢？」正在坐着看報的那個四十六團團長章照心，這時忽然把報紙放下，態度非常誠懇的說：「我別的不想，只盼望內戰能够早日結束；這一次在解放區的團圓，希望便是不久將來各人和自己的父母妻子團圓的預兆。」當下新華社記者便一一詢問各人的生活起居；最後各人都請記者轉達他們對解放區軍民給予他們這樣優待的謝意。當記者正要離開這裏的時候，七十三軍副軍長李琰，忙從衣袋裏掏出三封信來，要求記者帶往新華總社去替他轉寄。只見有一封信上寫着「湖北武昌中和門後街李宅安琪收」。李副軍長當下告訴記者說安琪便是他的妻。另外兩封信，一寄四川成都四川農學院二弟李璣；一寄南京中央大學三弟李世琪。寄給妻子的信裏有這樣幾句話：「……前半世已過，後半世將開始我政治之新路線也。……」至目前家事處理無他：除僅存之田留作自耕外，其餘一律分給窮寒而無告者。此建國初步，非耕者有其田不可也。……」記者當即應允了他的要求，收了信件，和他們告別。

記者出得門來，便折到新四軍軍部，去謁見陳毅軍長，詢以這次魯中大捷的意義。承陳軍長在百忙之中予以接見。當下陳軍長便從容不迫的說出一番話來，只聽見陳軍長慢騰騰的說道：「這次我軍在魯中的空前勝利，意義非常重大。這一勝利，把蔣介石在膠濟綫上的全部機動兵力——七十三軍和四十六軍這兩個主力磨滅得一乾二淨；把十二軍也消滅了他一個師；第八軍打垮了兩個師。其中七十三軍和第八軍是蔣介石的嫡系精銳部隊；整編四十六師也是有名的桂系主力。經過這次大殲滅戰，蔣介石南北會師佔領山東的狂妄計劃，就完全變成一場春夢了。我渤海、魯中、膠東、冀海四個軍區完全打成了一片，不僅山東我軍的勝利基礎已經穩如泰山，影響所及，便是全國獨

立民主各陣綫上的鬥士，也得到了極大的鼓勵。」陳軍長說到這裏略微停了一停：「蔣介石徐州綏靖公署所屬的兵力，共有八十七個整編旅，佔他全國總兵力二百五十六個旅的三分之一強。在這八十七個旅當中，已經被我們殲滅了三十三個旅。現在他的機動兵力，連津浦路西的第五軍，以及屬於武漢行營的七十二師，一共算起來，最多不得超過二十個旅。同時蔣介石的後方非常空虛，隴海路以南的華中解放區和津浦綫上的地區那樣大，他的守備兵力還不足三十個團！誰都可以計算一下，假如我們再殲滅他的機動兵力七個到十個旅，就是說，再打幾個像魯中這樣大的勝仗，那時候山東將成爲怎樣一個形勢？華中將成爲怎樣一個形勢？全國又將成爲怎樣一個形勢呢？」陳軍長一面微笑着，一面又慢吞吞的繼續道：「這倘我們不說，讓蔣介石自己回答吧。」說到這裏櫃子上的那架軍用電話機的鈴聲響將起來，記者就乘着這個當兒，興辭而出。正是：

欲爭民主和平日 只有推翻蔣獨裁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人民解放軍蓋精蓄銳之後，再打幾個勝仗，給做書的供給材料，編成說部，再與讀者諸君見面。

4216

江 蘇 報 社

{BC

246.41